史書大紀

将

王全斌　吴璘

吴玠　孟珙

阿里海　来阿八赤

周法尚　余玠

拖雷　于謹

王孝恭　張遼

周瑜　孫遜

呂蒙　羊祜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事莊宗累歷内職同光末國有内難兵入宫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苻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于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顯德中從向訓平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寨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詔伐蜀命全斌為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

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乾渠
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
蜀軍七千人獲軍粮四十餘萬斛進軍石圖魚關白水二
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餘擒討使韓
保正獲粮三十餘萬獲既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遂蜀軍過
三泉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
取羅川路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
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于深渡彥進以白全斌然之命
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全山砦破漫天砦全
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
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

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鋭來逆戰又大破之乘
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
劉廷祚大將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追至利州北
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粮八
十萬獲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
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
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
來蘇蜀人于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
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于此進兵即劍關不足恃也全斌
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
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

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劍門與大將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于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若至清則引兵退陣于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而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延壽　讓等自始峽路至　初太祖將征西蜀以曹翰剌均州涸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不乏之　夔萬入會王全斌軍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〻思亂兩路隨軍使臣

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刼屬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為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為所脅乃匿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為亂兵所獲推為主帥全斌遣都監朱光緒往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為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新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

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張煦往擊之不利退成都師雄分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城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為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曾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於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既衂餘黨散保州縣師雄病死于金堂推謝行本為主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為康延澤所破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討輯賊衆始息初成都平命叅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嘗與所親語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賊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令御史臺于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于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　爾玩兵尚念前勞特此寛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全斌責授崇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

陵還節鉞乃以銀羅萬帛萬疋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

月卒

吴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永洛城因徙馬少沉毅

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

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討方

臘破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

十級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

制曲端守麻務鎮命玠為前鋒進據清溪嶺逆擊大破之

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路兵馬都監金人攻延

安府經畧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赴且曰不如

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宣

撫使張浚巡關陜叅議軍事劉子羽誦吴玠兄弟才勇浚

與玠語大悅即授統制弟璘常掌帳前親兵（四年春）陞涇原
路馬軍副總管金師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端遣玠拒
於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為援金兵來攻玠擊敗之金人整
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罷總管張浚
惜玠才尋以為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
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
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
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
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
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
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保散關東和尚原

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
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
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
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
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
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
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
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
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
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玠與璘
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命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

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為用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朮兵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以遁張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為涇原馬步軍副總管兀朮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

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奇駐秦州睨僊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于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駟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知遂潰敵入洋州玠邀

子羽　不可而偕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
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撤離喝遂入
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
草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乃間道會子羽子羽偕
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僊人
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
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
曰此非侍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
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
止金兵由斜谷北去鳳翔子羽玠謀邀于武林初子羽聞
有金兵預從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

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死傷十五六疫
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
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援者悉降子羽遂
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
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而近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
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僊人關先是璘在和尚
原饋餉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先人關
右殺金侵剏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及劉
夔率十萬騎入倚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
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
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

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諸將曰死則死退者斬金分兵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地動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刼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

金自元帥以下皆携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捷聞授玠川陝宣撫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川(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城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親扎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飭國工馳視未至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

賜錢三十萬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久墻墉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為大將卒伍至下者淂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問將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盖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淂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于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擺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淂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惟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贈涪王

吴璘字唐卿玠弟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
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陝
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熈河璘帥秦鳳欲盡
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其有变今我
移軍陝右蜀口空虚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
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空其要害逮其情見力疲
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
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将以四川制置權宜撫司事
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隔大慶一橋耳騎兵
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

不管粮運斷絶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于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脩守禦今日分兵當陜蜀相接近兵官賀仔謀知撒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陜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為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撥廢魚關倉亦宜積粮于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真除宣撫置司池河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陜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陜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

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關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詔同節制陜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與金統軍胡盞戰剡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陜右諸郡初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新立疊陣法毎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

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迭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于師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為然乃告敵請戰酋笑之璘夜半遣仲友王彥啣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發火二將上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麾之士殊死鬭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略奇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為將守蜀二十餘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于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之法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以遠克近以強致弱則以步軍心左右翼以馬

軍為右左肘非馬布兩肘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
乎臨機知兵者取馬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羙璘曰信外有
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
中不以為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
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
獲至而邉人宿將之怠矣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
時為趙方將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
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
補進勇副尉理宗即位祔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
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
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四年為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
仍聽總三軍六年大元帥那顔倴盞追金主完顔守緒逼蔡
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僊仙時與武天錫及鄧移剌
瑗相倚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
者鄧之農夫乘亂聚二十萬為邉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

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
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為不少然須木查騰雲呂堰等砦
受命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金人戰于夏家
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
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瑗
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馬軍千五百步軍萬
四千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
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
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
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守才能者分
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七月乙酉仙愛

將劉儀領壯士三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儒所據九砦其
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
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亦破石穴窩孤立
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
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
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中
將首囊佩之明平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
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
總帥砦火燭天殺傷山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
壯士老少凡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于沙窩西與金人遇
大捷是日三戰三尅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

曰此砦破板橋石穴必震女能為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腹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廼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珙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觧甲珙令作栲栳陣入陣周視良久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路歸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頳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

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而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統制大元帥遣宣撫王檝約共攻蔡制置使謀于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横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黄陂斬首千二百級倴盞遣鬼化咸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倴盞喜約為兄弟酌馬湩飲之金兵萬

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擒入汝河擒其裨偏八十有
七人淂蔡降人言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
突圍珙與倴盞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盞倴遣
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鉤二卒以往柔中流
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發官宋荣不肅將斬
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鈎致生俘
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狥軍氣復張
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栅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
日命諸将奪柴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
相蠱麾下張禧等以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
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

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
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
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
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
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
點檢温端磔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
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
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粮絶已三月鞍鞾敗鼓皆糜煮
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畜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
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啣枚分
道運雲梯布城下配珙師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

諸軍将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
上殺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開西門招降盡入江
海執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
即取寳玉宜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烟燄未
絶珙與降盡分守緒骨得金寳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
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
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鋭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
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合赴樞密院稟議帝問恢
復對曰願陛下寛民力畜人才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
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
知黄州三年珙至黄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来歸者日以

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
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刱章家山毋家山兩堡為先
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管内安撫司公事節制黄蘄光信
陽四郡軍馬大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
荊門郢守将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
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
繼之大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
江珙變易旌旂服色循環往来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
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
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大元大将忒没䚟入漢陽
境大將口温不花入淮甸蘄舒光守臣以州降合三郡人

馬粮械攻黄守王鑑江師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
曰吾父来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者四
十有九人以狥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盌珙益以
白金五十兩賜之諸軍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属珙遣
醫視療士皆感泣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廻撥江陵節制司
擣襄郢于是張浚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劉全戰于冢頭
戰於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
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
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
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
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畧奏曰取襄不難

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
力之不給耳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
如護元氣非甲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
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争之争也乃置先鋒軍以襄
郢歸順人隸焉庚寅諜報大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
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
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来歸珙奬用之珙弟瑛
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
口萬戶谷大元兵自隨闚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
以千人屯施州大元大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
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

大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為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迎拒歸州大埡砦劉義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珙弟瑾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朔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于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弟一層備辰沅靖桂為弟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頡馬歸州屯三千人鼎澧沅辰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大元兵于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

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聚船材又度師必因粮于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閭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邵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兼宿儲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止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奬諭淳祐二年淮東虜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德帥師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軍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鶻嶺

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
焦進屯千人自江陵荊門出襄檄劉全齎十日粮取道南
漳入襄與諸軍合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
不許守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粮請還 珙曰是棄城也
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大元
兵至瀘洪命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珙言沅之險
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
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
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
節節當防兵少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
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

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
禦雖韓白更生無所展乃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
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
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之經為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知
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流
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
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
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口隔一
水耳須兵即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
損萬一上流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珙至江
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

一鳴鞭即至城外盖自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廼修復内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水舊自城西入江因漳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遣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絶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勑關屯兵積粮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粮無補于事不大元大将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撤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絶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身為質洪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内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旂臨將吏而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絶滋味其學邃于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賛亦

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阿里海兒野訥事仁宗于潛邸大德九年仁宗奉聖與太后出居懷州從者单弱多懷去計野訥獨無所畏難成宗崩權臣阿附中宮不遣使告哀宗藩仁宗有聞將自懷州入京宮臣或持不可野訥屏人密啓天子晏駕而皇子已早卒天下無主邪謀方興懷寧王及殿下世祖裕皇賢孫人心所屬久矣宜急奉太母入定大計邪謀必止迎立懷寧王以正神器在此行矣仁宗即白后以二月至京師遂誅柄臣二人遣使迎武宗武宗即位召野訥賜玉帶仁宗居東宮兼太子右庶子仁宗仁即位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贈趙國公謚忠靖海牙亦早事武宗仁宗為宿衛出為平章政

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陝西四省皆有惠政汴人尤懷思之歸朝拜翰林學士承旨丁父憂解官家居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海牙即易服南迎至於汴郊見焉帝命腹鎮汴省時當艱難之際海牙高價糴粟以峙粮儲命近郡分治戎罷閱士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朶列圖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卜伯率軍吏巡行南陽高門武關荊子諸隘南至襄川二江之口督以嚴備萬戶傅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閿鄉披靈寶澠陝州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刼遍邏前進河南告急狎至而朶列圖亦以兵寡為言十一月海牙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海牙曰汴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畿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大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軍廬州沂郯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鄧州兩軍以備武關荊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萬戶左右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由者還其丁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給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荊楚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則命郡縣假諸殷實之家安豐等郡之

粟遡黃河運至于陝羅諸汝近郡者則運諸滎陽以達于海牙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顏不花王以下及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在南陽廉訪使伯顏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餽餉之行千里相望阿里海牙親閱實之信以期會自虎牢之南至于襄漢無不畢給蓋為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芻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荊湖河南郡縣皆缺官海牙便宜擇材以處之朝廷皆從其請是月西兵逼河南行院使來報曰西人北行者度河中以趨懷孟磁南行者過武關掠鄧州而殘之直趨陽襄攻破郡邑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所過殺官吏焚廬舍虜民人婦女財物賦虐殄盡西給蜀兵至矣海牙益督餉西行遣行縣官塔海領兵攻南行之兵而又設備於江黃置鐵繩于峽口作將鑑以待戰十九日師與西兵遇于鞏 之石渡而湖廣所徵大原兵最為可用甫至未及食或趨之倍道以進轉戰及暮兩軍殺與墮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為敵有兵儲巨萬一旦悉亡焉行省院與諸軍歛兵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海牙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為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音問已二十日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

里百近海牙召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荷
國厚恩唯有一死以報上耳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退保
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
且吾甲兵非不堅劲芻峙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
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披猖至此彼誠我知
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于朝
請降詔大赦脇從詿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即位詔及朝廷
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君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
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繞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
所歸成擒于鞏洛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陜西官吏命有
司羈而食之一無所戮衆曰唯諾命即日與行院整兵南
薰門外以行會有使者自京師還言齊王已克上都奉天
子寶璽來歸刻日至京矣海牙乃置酒高會于省堂以賀
發書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住者賫書諭之
西人猶傍掠蘭住信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月魯從十餘
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者之半械都
護以送諸荊王府荊王時在河南之白馬寺以是西人雖
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
又使叅政馮不花親諭之乃信服請安王遣使四輩與蘭
住來請命逡巡而去難平海牙乃解嚴報捷斂餘財以還
民從陜西求民人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陜西官
吏被獲者皆遣還其所海牙自始至鎮迨乎告功居汴省

者數月後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
事

來阿八赤寧夏人父术速忽里歸太祖選居宿衛憲宗即
位大舉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将議進取之計述速忽里言
于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
十州而已地削勢弱兵粮皆仰給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
蜀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為固若
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鋭卒五萬
命宿将守之與成都日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置其援
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鋭用降人為鄉導水陸東下破忠
涪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涸瞿塘三峽不日可
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東南之事一舉可

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即走矣諸將曰攻城則功在傾刻反以其言為迂卒不用于是愽選宿衛中才力可任用者以阿八赤奉命往監元帥紐鄰軍遏宋人援兵駐重慶下流之銅羅峽峽江據厓為壘宋都統甘順自蘷州泝流西上乘舟来攻阿八赤預積薪于壘明火鼓譟矢石如雨順流而進宋人力戰不能支退保西岸斂兵自固黎明復至阿八赤身率精兵緣厓而下戰艦復進宋人敗走殺傷數千人帝聞而壯之憲宗崩阿八赤從父倍道歸燕世祖即位問以川蜀之事阿八赤歷陳始末誦其父前所言以對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聲勢耳至元七年南征襄樊發河南北

罷械粮儲悉聚於淮西之義陽虞宋人剽掠命阿八赤督運二日而畢十八年佩三珠虎符授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阿八赤往来督視寒暑不輟有兩卒自傷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八赤檄樞密并行省奏聞斬之以懲不律運河既開遷膠萊海道漕運使二十二年皇子征南王征交趾授湖廣等處中書省右丞領中衛親軍千人翼導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于是選精鋭與賊戰于女兒關斬馘萬計餘兵棄關走于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烜空其城而遁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敝而乗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疫癘作賊弗就擒吾意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

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以賂緩我師諸将皆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不降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将士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阸皆失守乃議班師選諸軍步騎命先啓行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将士裹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阿八赤中毒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子寄僧為水達達屯田總管府達魯花赤乃顏叛戰于高麗雙城調萬軍達魯花赤平黎蠻有功

周法尚煬帝嗣位為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宫内史令元壽言于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营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别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皷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曰兵亘千里動閒千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為何如法尚曰請為方陣四面拒 六宫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拒車為壁壘設勾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牢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将軍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為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陽時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按安豐拜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然後華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金世冑之彦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 即指之為麄人斥之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四

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謬或遥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于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佐供帳一如帥如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進璞有文武才

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不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廼爲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涉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如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

十萬之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不謀于衆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請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粮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于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于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大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加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刦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驀蝕月以弓繫鼻下高懸于格謂之錯擊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錯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迺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慊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為玠至加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弊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旂幟

精明罷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戦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戦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朝廷一旦曦為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之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為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　往代世安世安關閉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己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乃結之求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

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
慕如失父母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
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
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
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
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于文飾久假便宜
之權不頋嫌疑昧於進退遂來纔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
雖足以廉得士情然寄耳目于羣小虗實相半故人多懷
疑懼至于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齎志以没有子曰如孫
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歴大理寺丞為賈似道
所殺

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博
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聞燕京賊盗白晝殺掠
富民財物吏不能禁遂遣撒合里往窮治之殺十有六人
盗始屏息己丑夏 太宗還京即位明年秋 太宗伐金命拖雷率
師以從破天成堡拔蒲城縣聞金平章合達守西邊遂渡
河攻鳳翔會前兵戰不利從太宗拔合達乃退明年春破洛
陽河中諸城太宗還官山大會諸侯王謂曰人言耗國家
者實由寇敵今金未殄寳我敵也諸君寧無計乎拖雷進
曰臣有愚計非衆可聞太宗屏左右亟臨問之其言秘人
莫知也鳳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國者言金主遷汴所恃者

黃河潼關之險爾若出寶鷄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師從天下乎拖雷然之言于太宗太宗大喜語諸王大臣曰昔太祖嘗有志此舉今拖雷能言之真賽因也賽因猶華言大好云遂大發兵太宗以中書軍自碗子城南下度河由洛陽進斡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而拖雷總右軍自鳳翔渡渭水過寶鷄入小潼涉宋人之徃泝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會於汴遣使請宋假道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川陷閬州過南部而還遂由金取房前鋒三千人破金十餘萬於武當山趨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遣夔曲涅率千騎

馳白太宗太宗方詣漢水將分兵應之會曲夔涅至即遣慰諭拖雷亟合兵馬拖既渡漢金大將合達設伏二十餘于鄧州之西據隘以待之時拖雷兵不滿四萬及得諜乃悉留輜重輕騎以進十二月丙子及金人戰于禹山佯北以誘之金人不動拖雷舉火夜行金合達聞其且至退保鄧州攻之三日不下遂將而北以三千騎命札剌等率之為殿明旦大霧迷道為金人所襲殺傷相當未幾敗金軍壬辰春合達等知拖雷已北合步騎十五萬躡其後拖雷按兵遣將誘之日暮令軍中曰毋令彼得休息宜夜鼓譟以擾之太宗時亦渡河遣親王口溫不花等將萬餘騎來會天大雨雪金人僵凍無人色幾不能軍拖雷即欲擊之諸將請

侯太宗至破之未晚拖雷曰機不可失脫入城未易圖也況大敵在前敢以遺君父乎遂以奮擊于三峰山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流血被道資仗委積金之精鋭盡于此矣餘衆迸走睢州伏兵起又敗之合達走均州僅遺數百騎太宗尋至按行戰地顧謂拖雷曰微汝不能致此捷也諸侯王進曰誠如聖諭然拖雷之功着在社稷盖又指其定册云從太宗攻鈞州拔之獲合達攻許州又拔之遂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四月由半渡入真定過中都出北口住夏于官山薨年四十有子十一人長憲宗次則世祖也憲宗立追謚曰英武皇帝廟號睿宗二年合祭昊天后土以太祖睿宗配享世宗至元二年改謚景襄皇帝

于謹字思敬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太行臺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叅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篡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

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叅軍謹請馳往喻賊謹解諸國語乃单騎入賊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折郭嶺迎之接謹曰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餌之當竟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于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衆後從尓朱天光與齊神武戦于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為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為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芒山之戦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偽降立于路左神武軍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于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及侯景款附請兵為援謹諫景情難測周文不聽尋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于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誉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為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于移動據守

羅郭是其下策僉曰裁絳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僉曰何也
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数紀屬中原有有故未遑外略
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絳懦而無謀多疑
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
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将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
歸路梁人樹柵于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
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翼日率其太子以下
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
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
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馬立蕭詧為梁主振
旅而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
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巨猾今未平公豈
淂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兼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閔尚
幼中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報政護深憂
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
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
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幼雖而中山公
親則猶子而愛兼顧託國軍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
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有辭謹既周文等夷護每申
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
遂再拜羣公迫于謹亦拜衆亦始定卒年七十六謚曰文

河間元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
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
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
寇若獲之則殺後詎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
下明年拜信州總管承制得拜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
數進策圖銑帝嘉納以信州為夔州乃治舟艦肄水戰
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
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
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
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柰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

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内外之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舠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内外阻絶遂降帝悦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荊為治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嶺表未平乃遣分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反冠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盧祖尚皆禀節度將發大饗士桮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伏威靈以問罪桮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

罷衆心為安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我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絶饟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壘挑之祖尚選奇兵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罵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棄丹陽走騎窮追生禽之進授揚州大都督孝恭拒賊北自淮東包江渡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徼自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為憲司鐫詰既無狀赦為宗正卿賜實封千二百戶歷涼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為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妓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嘗

別營一區令粗足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
為他人所利(十四年)中歛㬥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揚
州都督及謚陪塟獻陵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
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
面功以自見云

張遼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
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將兵詣京
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
敗以兵屬呂布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曹操破呂
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
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于東海數月
粮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輙屬目
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
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語
遼為說曹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

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于四方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征袁尚于柳城卒與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杜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部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山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辟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操論將功曰登天山履險峻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　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與遼同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

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前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操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于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遼軍至操乘出輦勞之還屯陳郡卒諡曰剛侯文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牙爪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于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破笮融薛禮轉下姑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丹陽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

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三千人騎五十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士將用命鑄山為銅煑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疋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拒威以待天命何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降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操豺虎也然托

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
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曹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
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數操悉以浮江兼
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
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托名
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
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漢
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
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彊埸又能與我
校勝負于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
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

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遠涉江湖之間不習
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
軍擒操宜在今日瑜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
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
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
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
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
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操遇于赤壁劉備
在樊口日遣邏吏于水次望侯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
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委署儻能屈威誠副
其所望備乃乘騎單舸往問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

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
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若欲
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時曹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
交戰操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
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
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艦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
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操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
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
降蓋放諸舡同時發火時風猛盛悉燒岸上營落頃之煙
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
等復共追曹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

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
據夷陵仁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于瑜瑜用呂蒙計留淩
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
大戰瑜親跨馬擽陣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
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按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
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
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
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
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
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
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

三人俱在疆埸恐交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
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
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
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
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
為行裝而道于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
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
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于策
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
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　得人惟

與程普不睦普數以年長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
校普後自敬服而親愛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
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
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
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
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
謂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
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云吾雖
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
遣之曰適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
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

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處世遇知之主外託君臣之
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
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
無所言幹還稱瑜高致雅量非言辭所間也中州之士亦
以此多之劉備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
肅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聚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
留語因言次歎曰公謹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
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
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燒船自退橫使周郎虛獲
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
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
公卿曰孤非周公謹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
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詩人謠曰曲有誤周
郎顧

陸遜吳人也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二始仕幕府拜定威
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
今英雄棊峙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
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鋭權
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
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仕兵少遜
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兵數萬人宿惡
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
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

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
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頋人不能為耳呂蒙稱
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
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
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專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
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
羽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
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
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
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
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
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
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任
東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
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
略蔑以尚矣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
忿不思難恐潛增眾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捷
戰之後常苦輕敵古人仗術軍勝彌警顊將軍廣為方計
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
未合衆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覧遜書有謙下
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
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

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邉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
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以假
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黄武元年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
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
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
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
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為别督先遣吳班將數千
人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
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
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
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
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
死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
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
反舍舟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
枕不以為念也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
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
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
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
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拔之一耳勢成通率諸軍
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

營備將杜路劉寧窮迫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
促諸軍四面蹙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
燒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
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為遜所辱豈非天
邪初孫桓別討備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于遜遜曰孫
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
粮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
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恐不見救定至今日乃
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或孫策時舊將或公
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備天下知名曹操
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翦此

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也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
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
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
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者
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心腹或堪
爪牙或是功名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者臣雖駑懦竊慕
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又備既往
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
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
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

輒令遜與亮　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
示遜輒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權欲遣
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
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減損陛下憂
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
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
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絶險民猶禽獸
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
事但當蓄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業兵不一旅而開大業
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
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

寛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
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
諫(嘉禾五年)權北使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奉表
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
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
催人種葑豆與諸人奕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
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
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
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
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
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

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閉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粮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綏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式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云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輙已密呈來書表聞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

式兵得書以見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愁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義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使當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

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
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曁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
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
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
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
其先覩如此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度依姊夫鄧當當為孫
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
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
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餧
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人吏出走逃
邑子鄭長家因出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
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
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賖貰兵為作絳
衣行 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

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
兵少不足分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
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
斷險道賊走可得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
半敵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
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
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
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
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
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
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

虎也計安可不豫定也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
附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
蒙母結友而別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皆曰
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
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
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
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
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
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
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
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口聞城已拔乃退是時劉

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
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
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
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
沙當之陵零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
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
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
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
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
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
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
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
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
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
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
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
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
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勑四將各選百
人普出便入城守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
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羽在益陽
慚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
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西屯陸口

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與關羽分土境知羽驍雄有兼并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搆相宜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相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𦨭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時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士仁在公安拒守令虞翻

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絶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謂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城盡

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泣而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閉封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之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闘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路徑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年四十二

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

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麁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輙陳請天下未定闘將如寧難得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陸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具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駮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蘇張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周公不求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此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荅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畧無貿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蔡邕外孫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高貴公卿在位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從秘書監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無內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

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司軍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陣行吳境刈穀為粮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

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自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初以伐吳必籍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馬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又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應順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

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復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

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内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内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

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容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能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而受責乎踈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林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惜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嘗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宜所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

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軌如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其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賛其成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勞事了當有所付受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淚涕沾鬚髩皆為氷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者如此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實行除服何為耶若因此而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化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主上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于峴山祜平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墮淚碑荆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名戶曹為辭曹焉